

本报记者王菲菲、王劲玉

走出东里村的那一刻，原国虎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远处是连绵的太岳山脉，身边是缓缓流淌的沁河水，6年来的点点滴滴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：

“这毛头小子能干成啥？”村里人上上下下打量着他。在猪圈里睡觉、吃方便面，那“酸爽”味道一辈子都忘不了；为了储存大棚菜，他突发奇想用真空袋装新鲜蔬菜，结果全霉了；站在县城闹市区，高声推销着村里的绿色农产品，兴奋得差点蹦起来……

他是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东里村第一书记，这个身份已伴随他6年。如今，三届任期已满，他要走了。

“以后不管走到哪儿，永远都是咱东里人！”村民们舍不得这个名字里带虎字，看起来有些虎气、做了一番“虎”事的年轻人。

原国虎也舍不得，舍不得那山那水那人，舍不得这6年：村民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5000元左右提高到如今的9000元左右，乡村振兴有了生猪养殖、杂粮种植等产业支撑。

他用6年的奋斗青春谱写了最美丽的诗篇。

初来乍到的毛头小子

“这个毛头小子能干啥？”看着眼前这个身材瘦小、有些怯生生的小伙子，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东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卫祥心里犯起了嘀咕。

54岁的陈卫祥当了30多年村党支部书记。有着1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多少年来平静如水，人们种点玉米、高粱，“好光景和咱无缘”。

2015年8月，28岁的安泽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原国虎作为第一书记来到这里。别看他年龄不大，心却不小。

“我要帮着大伙儿脱贫致富！”他不是个安于坐办公室的人，他想干一番事业，广阔农村就是最好的舞台！

原国虎有备而来，早在来之前，他就向相关部门申请了30万元资金，要在村里发展产业。

一听“产业”两个字，陈卫祥就头大。东里村交通不便、资源匮乏，前几年新农村建设时，村集体欠了几万元外债。村里在2013年时也建过蔬菜大棚，菜长出来了，却卖不出去，差价都让中间商给赚了，承包大棚的村民们都哭了。

但原国虎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挨家挨户走访调研，琢磨适宜的产业：种苹果、养鸡种葱、养兔子……也曾小试牛刀，但均以失败告终。

一个偶然机会，原国虎了解到一家专业养猪企业的“代养”模式，企业提供猪苗、饲料、防疫、技术指导，并且有固定回收价，养殖风险被降到最低。

“资金压力小，销路不发愁，太适合我们村了！”原国虎像捡到宝贝一样，陈卫祥和其他村干部们却隐隐担心。

「虎」书记养猪记

根据规划，原国虎最初申请的资金不足以支撑项目，难道就此作罢吗？陈卫祥没想到，从那之后，只要村里有领导来检查，原国虎就推介这个项目，请求资金支持。“看上去文文弱弱的，胆子倒挺大！”

靠着“厚脸皮”，原国虎拉来了资金。为了省钱，他们自己当小工，用时数月，终于把猪场建好了。

吃住在猪圈的猪倌

面前的方便面已失去香味，只有一股猪粪味直钻鼻孔，这“酸爽”滋味，原国虎本以为自己一辈子都忘不掉，但如今早已久闻而不知其臭了。

2017年，猪场建好之后，本以为一切将步入正轨，但新的问题来了。承包方案公示了两周，硬是没有一个人来报名。

“张嘴的东西不好养”“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”，这些老话深深地刻在村民们的思想里。承包猪场要交15万元押金和4万元承包费，没人愿意冒险。

而此时，也正是原国虎第一届任期到期之时，妻子已怀了二胎，大女儿刚上小学，家人明确表示要他回来照顾。但这边，猪场刚建好，如果他走了，一切可能就撂下了。

原国虎最终选择了留下，还和陈卫祥等3人一起凑了19万元，承包了养猪场。这些钱，几乎是原国虎所有的家底。



原国虎正在喂猪，因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，他的腰间绑着护具。（视频截图）

原国虎清楚地记得，7月2日，猪场迎来了第一茬500头猪崽。但原国虎的恐惧也随之而来，为了给猪崽打疫苗，他需要抱起它们。“张着嘴巴嗷嗷叫的样子怪吓人。”但他不能流露出胆怯，只能硬着头皮去抱，猪崽在怀里扑腾挣扎，摸上去毛茸茸的。

抱的次数多了，他开始觉得十分可爱，只盼着它们能快快长大。

然而，没过几天，这些猪崽却开始陆续死亡。

“我们不敢养，你一个毛头小子敢养。”一些村民说起了风凉话。

有一天一下死了3头猪，看着白花花的猪，原国虎背过身子，圪蹴在地上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了下来。

“养猪不死猪，难道死羊吗？”陈卫祥打趣着说，想给他减轻点压力。

为了找到猪死亡的原因，原国虎决定吃住在猪圈进行观察。累了，他就在躺椅上歇一会；饿了，就吃饼、泡方便面；猪崽们还时常伸出头来拱他的腿、舔他的鞋。夏天猪棚温度高，混着猪粪臭气熏天，为了减少进出猪棚的人数，原国虎常常一个人一天不出猪棚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浑身都散发着一股猪粪味。

专门负责养猪的村民王平安说：“咱觉得不要紧，没想到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孩儿竟能吃得了这种苦。”

也是从这次，陈卫祥对这个毛头小伙子彻底服气了。“他确实是个想干事，也能干成事的人。”陈卫祥暗自决定，以

后不论他干啥，自己都会尽全力帮忙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死了27头猪之后，原国虎总算找到了症结，小猪崽们得以健康成长。6个月后，第一茬猪总算出栏了，承包人每人分了5000元，养猪人王平安分了15000元。

万事开头难，在经历了第一茬试水之后，猪场在之后的养殖中取得了成功，每一茬的死亡都控制在10头左右，也实现了一茬保本、二茬微利、三茬盈利的目标。

在猪场取得成功后，原国虎再次争取资金，在东里村建起了2号猪场，这次村里人争相承包。不仅如此，几个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看到了养猪的机遇，在村里建了两个规模更大的养猪场，现在东里村的养殖规模达到了年出栏6000头，成了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村。

当初的那个原国虎坚决不放弃、曾吃住在这里的1号养猪场像颗种子一样，给东里村带来了希望。

“蹦跶”起来的推销员

“我们东里村绿色农产品，用4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‘好！好！好！好！’”站在安泽县城商业街上，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流，原国虎激动地喊了起来。用陈卫祥的话说，是“蹦跶”起来了。

他说的绿色农产品，是继养猪之后，在村里开辟的又一产业。

养殖成功后，原国虎脑子又活泛起来，“这么多猪粪为啥不搞种植呢？”

说干就干，2018年3月，原国虎带领3户贫困户租赁7亩土地，利用养猪场提供的便利条件，建起绿色农作物种植示范基地，其中一半是蔬菜，一半是杂粮。这些农作物，全都不打农药、不施化肥。

然而，蔬菜长出来了，销售仍是个难题，并且蔬菜难以保存。他们异想天开，竟然将新鲜蔬菜装进真空包装里，试验了一下，结果全都霉了。说到这里，原国虎有些不好意思，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。

必须打出品牌，才能占领市场。他又一次脑洞大开，要在县城里开一场推介会，一个小村子在县里开推介会，这在安泽是从未有过的事情。

但原国虎就是敢打破常规。他选了县城里最繁华的地段，给县里领导们都发了一遍邀请函，还在线上线下发布《致安泽县的一封信》……

陈卫祥等村干部看不懂年轻人的这番操作，自然也插不上话，但都在默默帮着想忙。

推介会那天，原国虎凌晨4点多就起床了，穿上头一天买的白衬衣，去现场布置场地，新鲜的豆角、西红柿、辣椒摆得整整齐齐，到了8点多，商业街上的慢慢多了起来。

看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询问购买东里村的蔬菜，原国虎太激动了。“不亚于第一次当爸爸。”他说。

东里村一炮而红！推介会后，订单唰唰来了，甚至供不应求。他又奇思妙想做起了订单农业，像QQ农场一样，人们可以认养一块地，通过安装的摄像头，能够看到蔬菜生长全过程，由村民们负责种植、配送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通过视频直播线上线下销售小杂粮，提供种子、农家肥等给愿意种植的农户，同时以市场价1.5倍进行回收。过去只种高粱、玉米的村民们，靠种小杂粮实现户均增收1900元左右。

这下人们的思维彻底扭转了。如今东里村的蔬菜、杂粮都是叫得响的品牌，成了紧俏货。

“自私”的儿子、丈夫和爸爸

对于东里村人来说，原国虎是个好干部。但他70多岁的老母亲梁小香却说，原国虎太“自私”了！

老人是在心疼自己的儿媳。原国虎在东里村奋斗的6年，妻子党欣怀孕生二胎，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。“最开始一个星期还能回来一次，后来基本上就不见面了。”党欣说，吵架完全靠不上他，最初也有怨气、也吵架，但慢慢都习惯了。

不仅如此，原国虎有一段时间建猪场焦虑、忙碌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，连床也下不了，党欣挺着大肚子，带着大女儿，坐着客车去村里照顾他。

党欣是个温柔的女人，把两个女儿照顾得乖巧懂事。但越是如此，原国虎越觉得亏欠。有一次大女儿吃坏肚子，他自己带着女儿去输液。从此以后，为了让爸爸能一直陪着自己，

女儿总喊着要“输液”。

尽管嘴上说“自私”，但原国虎的母亲心里却无比心疼儿子。知道他工作忙，没事尽量不给他打电话，有个头疼脑热，老两口瞒着儿子自己去输液，“但心里总想着他能多回来，可想多见他几回哩。”

承包猪场那年，原国虎有一次回到家，给母亲讲自己在东里村干的事，说自己没有钱了。母亲当时没当回事，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儿子带着村民建猪场养猪的事，偷偷跑到地里大哭一场，“他干那么多事，多难啊，当时应该给他钱，帮帮他的！”

但看到村子如今欣欣向荣，年轻人都回来了，乡村振兴有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，原国虎觉得，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聊不完的“养猪经”，放不下的“猪崽子”

“今年，我们东里村1号养猪场已成功出栏了6茬生猪，总收益达85万余元，村集体经济年增收4万元，入股脱贫户户均年增收1200元。”马上就要离开了，原国虎还是忍不住跟记者聊他的“养猪经”。

走在东里村的山坡田垄上，满眼的翠绿让人看着心里欢喜，两个养猪场排成几排，占了不小一块地，离得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猪粪味。快要走了，原国虎又一次来到养猪场，看看他关心的“猪崽子”们。

“叔，新来的猪崽都打疫苗了没？”“叔，可不能让人随随便便进猪圈啊！”在猪圈看到养猪人王平安，原国虎拉着他不住地叮嘱。

在原国虎心中，6年驻村，最骄傲的是东里村产业逐渐兴旺，最放不下的也是村里方兴未艾的产业。“村里人养猪吃了大苦，好不容易才干到这番光景，产业来之不易，更要守好。”他说。

不光养猪发展势头好，从2020年开始，东里村绿色杂粮规模达到160余亩，同时吸纳23户贫困户入股合作社。今年以来，东里村的芦笋基地后续田间管理也持续开展，确保芦笋正常生长的同时，稳步提高芦笋的产量和销售收入。

“党员带头发展，养殖有借鉴模式，种植有特色品牌，打工足不出户。村里有了好光景，才能放心离开啊。”原国虎说。

不是书记来，咱怎么可能这么好。”脱贫户王平安靠养猪3年挣了20多万，去年给儿子娶了媳妇。

现任村主任王鹏是个80后，在原国虎的感召下，回村发展苹果、养猪等产业，带动村民一起致富。“原书记做下了榜样，大伙儿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。从能要就要，能等等就等，到现在又养猪，又种蔬菜、杂粮，一起向着乡村振兴、向着更好的日子奔！”

“高考落榜生”带300多个农村娃“舞”进大学

本报记者赵叶苹、王军锋

这几天，颜业岸教出来的又一批村里娃，陆续在大城市迎来了新学期。

今年高考，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学舞蹈团全团16名高三学子，全部通过艺考进入中央戏剧学院、北京舞蹈学院、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。

对于校艺术中心主任、男子舞蹈团团团长颜业岸来说，这属于“再创佳绩”——自2000年组建嘉积中学男子舞蹈团以来，他通过舞蹈美育，带领300多名农村学子“舞”进国内各大知名艺术院校。

当年那个带着孩子们在阳台上赤脚跳舞的高考落榜生没想到：有朝一日，他和他教出来的学生，会成为海南基层舞蹈教育领域的一段“传奇”。

一份初心，为农村孩子打开艺术之门

30年前，颜业岸与舞蹈名师“不沾边”。

他1991年高考落榜，次年琼海市上涌中学担任美术代课老师。那是一所农村初级中学，全校学生不足150人，有舞蹈基础的颜业岸，常利用课余时间教孩子们跳舞。孩子们光着脚，在教学楼的阳台压腿，排练的地方是晒得发烫的楼顶……

一年后，颜业岸一举成名：1993年底的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，上涌中学的舞蹈《难忘的历程》竟然拿了一等奖。

取得了成绩，颜业岸却“老是感觉自己这点水准不够教学”。1995年，他靠自学通过成人高考，考取了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史论专业。之后通过函授学习，拿到了大专文凭。1999年，颜业岸进入嘉积中学，不久转为公办教师。

2000年，嘉积中学男子舞蹈团成立，老师只有他一人，学校每年也只给他一个招生名额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们的排练厅就是一个铁皮棚，不遮阳不避雨。白天太阳暴晒之后，连地板都是热的，学生在这种环境下训练，几分钟衣服就会湿透。下雨天屋顶哗哗漏水，训练把杆是废弃水管加工的，地板也不符合标准，播放音乐用的是老掉牙的卡式录音机……

可是再艰苦的环境，也没能阻挡颜业岸的热情。他深知，农村学校因为长期师资不足，音乐、美术等美育学科的教学一直是短板，但孩子们对于这些科目其实是十分渴望的。

不仅如此，他更惊喜地发现，舞蹈除了能带给学生快乐，还能帮一些孩子实现大学梦。因此，他更是一心扑在舞蹈教学上，常常训练到深夜；他对每个学生的特点了如指掌，精心为他们选定艺考剧目，最大程度挖潜，以期学生们在高考中获得最佳表现……

“能够用舞蹈帮助越来越多的农



颜业岸（右）在指导学生练习舞蹈动作。

新华社资料片

村孩子改变命运，点燃他们的梦想，让他们有人生出彩的机会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和幸福的事情。”颜业岸说。

一种热爱，舞出人生最美风采

今年，嘉积中学艺术中心门口摆上了两块展板，一块是16名学子考上大学的喜报，另一块是参演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《伟大征程》”的海报。

他们是受邀参演的唯一一个县级中学舞蹈团。一见到记者，颜业岸就指着《伟大征程》海报说：“这次经历，最是我自豪和难忘，舞蹈团全员登台，这是一名舞者的至高荣誉。”

“我们不仅仅是在绽放自己，更是在用肢体语言诠释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，这是值得终身自豪的经历。”舞蹈团成员周以职说。

“教育贵在育人、育心，舞蹈教育同样如此，需要启发和引领，需要思考和创新，老师所教的技术若干年后会过时，但怎么学习，怎么做，才是永远的。”颜业岸说。

这些年，他编排并指导学生们表演的《边关沉月》《一片羽毛》《南海潮》《甲午海魂》等舞蹈作品，70多次荣获国内外舞蹈比赛一等奖或金奖。来自农村的孩子跳着舞，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，也一路“舞”进了人民大会堂、联合国总部、维也纳金色大

厅……

颜业岸的起点不高，是个非专业舞蹈老师；他的世界也很小，近30年坚守县中教学一线，为300多名农村娃浇灌出灿烂的梦想之花。

总结近30年的教学经历，他认为自己是“始于热爱，终于付出”。从业前10年，他没有机会去专业院校学习，就买来各种舞蹈书籍、录像带，反复观看、琢磨、领悟，再将一个个舞蹈动作分解并画出图样，根据初中生的身体特点重新改编、设计动作……

慢慢地，自学成为他的习惯。“时代在发展，人们对美的需求也在不断地提高、改变，只有不断学习，才能满足时代和观众的需求。”颜业岸说。

多年来，颜业岸坚持在教中学、学中教，他没有节假日，没时间也不敢考驾照，害怕开车时脑子里还想着舞蹈动作。

舞蹈教育早已成为颜业岸生命的一部分。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美育，颜业岸又给自己增加了新任务。他开始将教学对象延伸到基层舞蹈教师，力争培养更多优秀人才，让更多中小學生接受高水平的舞蹈艺术教育。

有人说他是传奇，他却说传奇背后，是一日复一日的心血与付出。“几十年就专心干一件事情，要是还干不好的话，就对不起自己了。”